

世界戏剧名人传记丛书

布莱希特

传

〔西德〕克劳斯·弗尔克尔 著



以深切的谢意和怀念

献给伊丽莎白·霍普特曼*

-
- 伊丽莎白·霍普特曼
曾是布莱希特的秘书。
-

Klaus Völker
Bertolt Brecht
Eine Biographie

根据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版译出。

责任编辑：金雄晖
陆继良

布莱希特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9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297,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375 插页2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8069·1013 定价 2.80 元

凡是想成为传记作者的人，
都有责任说说，隐瞒事实，虚情假
意，阿谀奉承和设法掩饰自己的不
解之处，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一个人
一生的全部真相，即使了解了也是
写不出来的。

1936年5月13日

摘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给

阿诺尔德·茨威格的信

目 次

第一部 奥格斯堡和慕尼黑 1

第 一 章 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 3

第 二 章 奥格斯堡的创作生涯（一） 18

第 三 章 奥格斯堡的创作生涯（二） 37

第 四 章 试论《巴尔》 62

第 五 章 南海的主人和北海的主人 72

第 六 章 通向叙事剧的道路 97

第 七 章 试论《在城市的丛林中》 106

第二部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119

第 八 章 我在沥青城安家 121

第 九 章 社会学的实验 147

第 十 章 《人就是人》或个人同集体的关系
..... 164

第十一章 为席夫鲍尔达姆剧院创作的剧本

1

	以及教育剧	173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
第十三章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	209
第十四章	辩证法颂	219
第三部	流 亡	233
第十五章	逃亡途中	235
第十六章	在丹麦的干草顶下	264
第十七章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	274
第十八章	在伦敦	284
第十九章	为什么要害怕新事物?	293
第二十章	对《圆头和尖头》一剧的简单 说明	309
第二十一章	我们不仅仅为文化说话	313
第二十二章	这是有关现实主义的论战	326
第二十三章	住在一个小岛上，那里的居民 很和蔼	353
第二十四章	等待护照	366
第二十五章	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	374
第二十六章	好莱坞	387
第二十七章	纽约，五十七号街	405
第二十八章	审讯	420

第四部 我们面临的是走平地的艰辛433

第二十九章 苏黎世435

第三十章 去吧旧国家，来吧新国家！455

第三十一章 我的学生和朋友们跟我一样
都不是永远不犯错误的471

第三十二章 真理能团结人481

第三十三章 杜拉朵或开脱罪责者大会492

第三十四章 伟大的时代，白白浪费了506

第一部

奥格斯堡和慕尼黑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

故乡和原籍——不体面的老妇——布莱希特一家——母亲和小艾京——巴尔弗塞尔恩教会小学——皇家高级中学——《圣经》——“艺术中的兄弟”鲁道夫·卡斯泊尔·内尔——爱国的贝特霍尔德——“为祖国去死是光荣和甜蜜的”——绍埃尔神父拯救了他——贝尔托尔德·欧根改名为贝尔特·布莱希特——交游范围——非常时期中学毕业考试

布莱希特有一次曾以肯定的、但略带讽刺的口吻写道：“我是一个剧作家，可我本来想当木匠，不过，真要是当了木匠，挣的钱就太少了。”当 he 从流亡地美国回到苏黎世时，他给马克斯·弗里施留下的印象就是卡斯泊尔·内尔画笔下的典型工匠。布莱希特这个“富人的儿子”背弃了他的阶级，加入了“下等人”的行列。但是他背叛阶级的矛头所向并不是他自己的家。他同普通人、同被迫害者站在一边，他的“走向下层”的道路也并不是他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木匠的原因，因为木匠的职业在他的家里并不

是什么陌生的行当，只是布莱希特的先辈更多的是对木料的技术加工，而不是对木匠手艺感兴趣罢了。布莱希特的祖父斯特范·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在巴登的一个名叫阿黑尔恩的小镇上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石印所。他的一个儿子成为印刷工人。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剧作家的父亲，一八九三年进了奥格斯堡的海德塞造纸厂，而布莱希特的弟弟瓦尔特后来则当上了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造纸工艺专业的教授。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也曾激动地承认：“同木头打交道一定也会给我带来乐趣。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刨工精细或上漆考究的木头了。在祖父母的房间还能找见漂亮的镶板壁和栏杆。浅色的枫木桌面足有一手掌之厚！这些褪了色的家具在几代人的抚摸下变得光滑极了。我还见过漂亮极了的柜子。人要是见到这样的家具，头脑中就会冒出更好的念头！”柏林剧团的木工说过，他们的“头头”甚至还亲自监督道具的制作，并且非常重视加工木头的的方法和木头的成色。

布莱希特就是这样利用家传的本领为自己的工作服务的。早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他在日记中就写道：“我有判断价值的能力，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但是我感到，人也完全能放弃价值观念。”布莱希特的这段话证明了他找到了他与家庭的联系。

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出生于奥格斯堡。这座位于韦尔塔赫河流入莱希河河口的城市，由

于普鲁斯堡和平条约失去了直辖德意志帝国的权力，于一八〇六年归并于巴伐利亚。但当地的居民还得以保留一些旧特权。由于十九世纪有不少人从西面的施瓦本地区流入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所以在奥格斯堡，巴伐利亚的影响是很小的。当地人说话虽然带有巴伐利亚口音，但是在句法和思维方式上更多地保持了施瓦本人的特点。布莱希特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是巴伐利亚人。当人们问起他的籍贯时，他总是说：“我的父母是黑森林人。”

布莱希特父亲的家在阿黑尔恩。布莱希特后来写了一篇题为《不体面的老妇》的短篇小说，以纪念他父亲一家，特别是他的祖母。祖母夏洛琳娜·布莱希特一九一七年在她丈夫死后虽已七十八岁高龄，但仍然敢于享受一些“一般人不敢问津”的自由。正当她的孩子们在书信中商量如何安置老母时，这位老妇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享受了两年毫无牵挂的独居生活，和一群“快活的人”交往。她经常出入城里一位颇有名气的鞋匠的家，同一个年轻的女厨子交了朋友，并常和她一起看电影和到凯尔城去看赛马。她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城里的上等人。布莱希特的一个叔叔愤怒地谴责“我们亲爱的母亲的不体面的表演”。然而孙子却站在祖母一边，正如罗伯特·明德尔所写的那样，布莱希特“暗中把她称为先驱者”，因为在她的晚年她敢于正直地和不屈不挠地背叛她的阶级，而布莱希特则在他的作家生涯一开始就决心同这个阶级疏远。

布莱希特的外祖父母。约塞夫·弗里德里希和弗蕾德丽克·布雷青，住在瓦尔德湖附近的上施瓦本地区的罗斯贝尔格村。他俩的晚年是在奥格斯堡同儿孙们一起度过的。他俩的女儿索菲于一八九七年在普符林根同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结婚。“我，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来自黑森林，当我还躺在母亲的腹中时，她就把我带进了城市。”布莱希特诞生的那幢房子位于佩尔拉赫山山脚下的阡陌街七号，奥格斯堡著名的绳索沟中的一条就穿过这条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这所房子的底层有一个刨刀工场。那时在莱希运河两畔的所有的房子里都有小手工作坊、机械作坊、印染工场和纺纱工场。

一九〇〇年布莱希特的父母在海德塞基金会的宿舍里分配到一套较大的住宅，这些宿舍是几年前在市郊的克劳克区为职工修建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当布莱希特在给他早期剧作的新版本写序言时，他还回忆这座位于春天街拐角，布赖西街二号的房子前的宁静和谐的田园景色，从这所房子一直可以眺望到奥伯拉特尔城墙。布莱希特写道：“那条沿着古老城沟的栗子树林荫道还经过我父亲的房前，房子的另一边是留有古城墙残垣的土堤。天鹅在池塘的水上游耍。从栗子树上飘落下金黄色的树叶。”

被父母称为艾京的小欧根·贝特霍尔德是在一个富有家庭舒适安稳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收入可观，他是海德塞公司的一个受人喜爱和忠心耿耿的职员。他从销售

科的职员很快就被提拔为主任，一九一四年他担任了造纸厂的厂长。由于他经常因公外出，所以教育孩子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身上。而母亲又把所有的爱心倾注在长子艾京身上，因为艾京是她两个儿子中身体较为虚弱的一个，而且很早就显示出一副落落寡和的样子。每天她送他上幼儿园，有一段时间还亲自送他去巴尔弗塞尔恩教会小学上学。母亲的关怀使儿子感到温暖，布莱希特始终是怀着深厚的谢意回忆起这段日子。可当时母亲的关心却招来了同学们的嘲笑，布莱希特只能想方设法以机警狡猾的行为来消除伙伴们对他的印象。他淘气的方式是很机灵的。在游戏时他总是发号施令。玩吉卜赛人和印第安人游戏时，他坚持要当头领，否则就拒绝参加。他的木偶戏对邻居的孩子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操纵木偶并朗诵自己创作的台词，观众的掌声使他心满意足。

无论在学校或是在家中，宗教的影响都不大。父亲只是纸上的天主教徒，孩子们都是按母亲的信仰——基督教教育的。巴尔弗塞尔恩教会小学的课程常使布莱希特感到乏味无聊，他用心听讲的只有保尔·但策尔牧师的《圣经》课。吸引他的不是《圣经》里的教义，而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路德《圣经》译本中精彩的德语。布莱希特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杰出的《圣经》通，所以当他十五岁写作剧本《圣经》时，没有人感到特别吃惊。一九二八年，当有人问他哪本书给他印象最深时，他回答：“你将会发笑：

是《圣经》。”布莱希特的这一经常被引用的回答完全属实。

一九〇八年秋天布莱希特成为奥格斯堡皇家巴伐利亚高级中学的学生。最初几年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安静、本分的学生”，才资平平，只有作文经常能得高分。几乎没有人能动员他参与学生们通常的淘气举动，他总是站在一旁观看。这个被同伴们叫做“贝尔特”的学生却获得了不少“对付教师的知识”，他专门研究教师的弱点并为己所用。布莱希特在中学五年级就证明了，他已经在学校里学会了思考并能有计划地把学与教的关系颠倒过来。譬如，有一次他看到他的同学马克斯·霍恩斯特尔为了改变他的拉丁文考试成绩采用了一个笨拙的方法：马克斯拿起小刀，“用刀子把一个错题刮去，然后站起来表示抗议，要求老师主持公道。老师用左手拿起考卷对准窗户，发现被刀刮过的那个地方，就用右手刮了马克斯一记耳光。”几天以后布莱希特用法文写的作文《论莫里哀的喜剧》得了一个很坏的分数，他不得不设法修改这一分数，可他采用的方法比马克斯的方法要高明的多：“他在考卷上用红墨水在写对的几处划了杠杠，然后装出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走到讲台前，问老师这些地方为什么错了。老师不得不承认他写对了，就自己把红杠杠擦掉，并从错误的总数中扣掉这几个错误，这样一来分数当然也就上去了。”

学生变成老师，老师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看作

学生，布莱希特就以这种方法阻止了人们把“一大堆完全死用的书本知识”塞到他的脑子里去。“我在奥格斯堡蒙受九年的启蒙教育期间没有能从根本上提高我的教师们的水平。而他们却坚持不懈地提高了我的悠然自得的感觉和独立意志。”布莱希特写的富有特色和文笔锐利的作文没有少使老师们目瞪口呆，不过在八年级以前他一直没有在作文里流露过富有挑衅性的政治观点。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是用贝尔托尔德·欧根的笔名发表在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年油印的学生杂志《收获》上。其中有诗歌《燃烧的树》，以及他第一个完整的独幕剧《圣经》。剧本的情节发生在荷兰的一个被天主教徒围困的新教统治的城市。这个城市最终由于一些市民的执拗而毁灭，因为这些市民狂热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并决心为这一信仰战斗至死。年轻人则觉得他们的这种态度既令人怀疑又毫无意义。他们感到人们向他们灌注的《圣经》里的词句是冷冰冰的，而且没有道理。这部剧作并没有文学价值，有趣的是作者的倾向，作者对道德上的牺牲精神作出否定结论。人的生命对这位中学生来说要远比信仰原则更重要。他对殉道者不抱任何好感。

《圣经》的作者深感自己的天职就是当作家和艺术家。他对自己的“才华”极有信心。他开始定期写作，大量地阅读，并练习写作有关当代形势的评论和观察文章。除了有少数几个好朋友外，他在学校里与众人格格不入，他成为一个才智出众的独来独往者，并乐意受人崇敬。家里的人很快

就对他听之任之。布莱希特的母亲常说：“他是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从四年级起外号叫卡斯的鲁道夫·卡斯泊尔·内尔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及最好的朋友。布莱希特把他看作是“艺术中的兄弟”和他的作品的评审人，而内尔则给他看自己画的草图和速写。

威廉·布吕斯特勒认为中学时代的布莱希特在政治上就算得上左派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当时作为奥格斯堡《最新消息报》的编辑和主笔的布吕斯特勒在文学副刊《叙述者》上登载的布莱希特的诗歌、评论以及布莱希特为《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写的七封《奥格斯堡人的战地来信》几乎都符合时代精神和渗透着爱国主义、战争狂热和德国至上的精神。一直到一九〇五年布莱希特仍然是颂扬德皇和帝国的。后来他才开始持有批判和思考的态度并明显地站在战争的受害者一边。

在大战爆发时他同所有的教师和学生一样也是在积极地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不能上前线打仗的男子也纷纷参加“平民抵抗队”、“防御力量协会”或者“民军分队”。布莱希特后来在《逃亡者对话》一书中提到的黑伦莱特尔教授当年就在奥格斯堡组织学生秋收义务劳动，而中学教员韦伯则负责训练青年军小队。当时没有人愿意袖手旁观。但面对德皇的亲自指挥和各种法令的约束，布莱希特仍然设法象以往逃避体育课那样逃避体力上的劳累，他更注意发挥语言的威力。八月初他在佩尔拉赫塔上“监视敌机”，他非